

255

词是什么

洪笃仁 著



汉语知识讲话

词是什么

洪笃仁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汉语知识讲话

词 是 什 么

洪笃仁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海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375 字数 38,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6,500本

统一书号: 7150·3072 定价: 0.19元

出版说明

我社的前身新知识出版社曾于1956~1957年出版了《汉语知识讲话》丛书。这套书在语文工作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中间起过较好的作用。近年来，读者经常来信要求修订重版。鉴于读者学习现代汉语的迫切需要，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书。

《汉语知识讲话》的特点是：说理较透，例句丰富，分册较细，选购方便。这次重版，将继续保持这个特点，仍以中学语文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尽量保留原有选题（语法部分的选题稍有增删）。原书不列修辞，这次补充了一些有关修辞的选题。各册修订工作仍由原作者根据实际情况负责进行，书中适量选用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材料作为例句。修订后的《讲话》分总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大部分，全书共有四十本小册子*，1984年第一季度起分批出书，两年内出齐。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知识讲话》原来是为配合《汉语》课本而编的，语法部分各分册基本上也是以《汉语》课本所依据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准。目前，中学语文已经不设专门的汉语课，《中学语法教学系统提要》正式公布后，将替代原来的暂拟系

统。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参考,《讲话》各部分在修订时,不再考虑与原《汉语》课本相配合的问题。有些分册尽量保持原书的优点,改动较少;有些分册则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部分语法分册依据新的系统作了一些调整,力求适用;对于有些问题,分册作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好在《汉语知识讲话》不是教学参考书,这些看法可供读者在学习时参考。

《汉语知识讲话》的修订工作,承各位作者、语言学家给予支持、指导,得以顺利进行,我们谨在这里表示感谢。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

• 全书细目见本书封三

封面设计 张瑞邦

统一书号:7150·3072

定 价: 0.19 元

目 录

一 绪论	1
二 词的语音形式	9
(一) 词的语音外壳	9
(二) 单音词和多音词	11
三 词的构成方式	19
(一) 合成词的构成	19
(二) 联合式的合成词	26
(三) 偏正式的合成词	31
(四) 合成词的其他构成方式	39
四 词和词组的区别	49
(一) 词具有整体的意义	49
(二) 词内部的结合有不可分离性	52
(三) 词具有独立的形式	56
(四) 构词关系的表示法有自己 的特殊规则	59
(五) 介于词和词组之间的现象	64

汉语知识讲话

目 录

语 言	濮之珍著
汉 语	彭楚南著
*语 音	史存直著
文 字	梁东汉著
词汇、语法、修辞	林裕文著
发音基础知识	李振麟著
*声母和韵母	周殿福著
方音辨正	
字调和语调	殷焕先著
*汉 字	傅东华著
*汉字改革	郑林曦著
*词是什么	洪笃仁著
普通话词义	何霭人著
同义词和反义词	高庆赐著
普通话词汇	张世禄著
*词 类	王 力著
*名词、动词、形容词	俞 敏著
处所、时间和方位	文 炼著
能愿动词、趋向动词、 判断词	洪心衡著
*数词和量词	胡 附著
*代 词	林祥楣著

副词、介词、连词	郭翼舟著
助词和叹词	孙德宣著
句子和句子分析	张枋之著
主语和谓语	徐仲华著
*宾语和补语	孙玄常著
*定语和状语	朱德熙著
复杂谓语	吕冀平著
*“把”字句和“被”字句	王 还著
复说和插说	叶南薰著
非主谓句	张中行著
联合词组和联合复句	
	黎锦熙、刘世儒著
*偏正复句	林裕文著
*紧缩句	向 若著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 感叹句	黄伯荣著
句 群	吴为章、田小琳著
汉语语法的特点和应用	张志公著
选 词	李嘉耀著
炼 句	倪宝元著
辞 格	林文金著

有 * 者已出版

一 绪 论

汉语里的一个词是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初级中学课本《汉语》给词下了一个定义：“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我们觉得这个定义固然不算尽善尽美，却是相当完整的，因为它：（一）表明了词在形式上和意义上都具有独立性，它是词汇单位；（二）表明了这独立的形式和意义从造句的角度看，是造句的最小单位。

但是，这个定义尽管看来相当完整，而要拿它去判别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或是一个大于词、小于词的单位，却仍然模糊。例如一般人常常把“词”和“字”混为一谈，或者把“词”和“概念”混为一谈。

词和字也的确有容易混淆的地方：词有词音和词义，把汉语的词记录下来的汉字也有字音和字义，而汉语有许多词是单音的，在书面上，这些单音词一般是一个词用一个字表示，甚至有些多音词人们也用一个汉字去表示，比如有人把“人民币”写成“仟”，“干部”写成“邗”。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一个字就等于一个词。人们也常常把口头上说出来的每一个音节叫作“字”，似乎话也是用“字”来讲的。但是词和字并不相等，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

用的单位，汉字却不都是能独立运用的。汉字和汉语的词有下列区别：一、有些汉字是不能单独表示一个词的，如“才、予、杳、晃、蜈、蚣、橄、榄”；二、有些词虽然是单音词，却是要用两个汉字表示的，如 huār 要写成“花儿”，shìr 要写成“事儿”；三、有些汉字虽然是两个，但所表示的却是同一个词，如“烟、煙”（异体字）；四、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不同而声音相同的两个词，如“花钱”的“花”和“一朵花”的“花”，“开过会”的“会”和“会不会”的“会”；五、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上有联系而声音不同的两个词，如“好”（hǎo）、“好”（hào），“分”（fēn）、“分”（fèn）；六、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上未必联系而声音也不相同的两个词，如“很重”的“重”（zhòng）和“重说一遍”的“重”（chóng），“香火很盛”的“盛”（shèng）和“盛一碗饭”的“盛”（chéng）。由此可见：汉字和汉语的词并不都是一对一的。

词和概念也不都是一对一的。词和概念是互相联系着的，可并不相等。有时候概念变了词并没有变，例如现代汉语中“共和”所代表的概念不同于两千多年前的所谓“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所代表的概念也不同于两三千年前的所谓“汤革夏命”的“革命”。有时候概念并没有变而词却变了，例如古代汉语叫“走”，现代汉语叫“跑”，古代汉语叫“目”，现代汉语叫“眼睛”。可见词并不等于概念。又比如“在走廊上”和“在走廊下”，“上”“下”两个词在这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标明的概念是一样的，“衣服”和

“衣裳”，“课堂”和“教室”，也是不同的词标明同一个概念；“对象”一词，可以指追求的心目中的爱人，也可以指各种动作（如研究、批评、攻击、帮助等等）所及的事物或人；“弓”可以指一种射箭或发弹丸的器具，也可以指一种丈量土地的器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概念，“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只是一个概念，但用来表示这概念的并不止一个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是一个词，这是把词和概念的联系误认为是“对等的”的结果。

那么怎样才能分辨出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一个词呢？比如怎样才能判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两个词还是三个词、四个词呢？我们觉得，词是词汇的单位，也是造句的单位，词同时又是它自己的词音和词义的结合体；因此要分辨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或是一个词组，必须从词音、词义和语法各方面去考察才行。自然，各种语言的词有它自己的存在特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通古斯语族的鄂伦春语，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词在语音外壳方面有元音和谐的特点，因此要判定是否一个词，单从元音和谐去看是行的。如鄂伦春语 [ɔɔ]（鱼）、[urə]（山）、[kara]（树枝），这些词的比较级是 [ɔɔbmɔɔ]、[urəmɔɔ]、[karamɔɔ]；维吾尔语 [qollunuc]（采用）、[K'Ørsyt'yɛ]（指明），它们的被动式就是 [qollunuluc]、[K'Ørsyt'ylyɛ]——一个词所包含的元音全得属前元音组或后元音组：[ɔɔ]和[ɔɔ]呼应，

[ə]和[ə]呼应,[a]和[a]呼应,[o]或[ɔ]和[u]或[y]相呼应,等等^①。在日耳曼语里,具有完全的意义而又是名词性的(不是代词性的)单位,假若没有重音,往往标志着那只是词的一部分,如英语的 railway (铁路), blackboard (黑板), 在-way, -board 上没有重音,这些成分只是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词^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要单从词音外壳方面去判别是有困难的:从词中轻音、重音的位置,从词的音节的多少,以及从双声迭韵去判别是否一个词都会遇到困难^③。赵元任认为可能的语音停顿可以用来区别两个自由使用的词素组合是词还是词组;如果是词组,第一个音节可以拉长,接着说第二个音节;如果是个词,中间一拉长就得打头上重说。他举例比较:

“没——山”,是词组。

“煤——煤山”,是个词。

这意见可以参考。^④从词义去看,“苏联”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意义完全相同,但前者是词,后者很难认为也是一个词而不是词组;可见单从词义去判定某一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也是有困难的。由于词是造句的单位,因此,词在语法方面所表现出

① 参看罗常培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第31、32、36等页,中华书局。例子用国际音标记音。

② 参看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附录》,第145页,科学出版社。

③ 参看史存直《什么是个词儿》,见《中国语文》总第45期。

④ 参看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第84页,商务印书馆。

来的特点的确是确定词是什么的重要手段，应当予以重视。例如“松树”是一个词，因为它决不能隔开为“松的树”^①；“吃葡萄”是两个词，因为它可以用“吃橄榄，吃香蕉，吃桔子……”和“买葡萄，卖葡萄，摘葡萄……”去替代而仍然能够表达意义，却不能说“吃葡萄，吃橄榄”，可见“吃”是一个词，而“葡萄”也是一个词^②。但是，光凭这些特点的一点还不够确定某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例如“软糕”可以隔开，说成“软的糕”，“黑板”可以用“铁板”“黑布”去同型替代；但“软糕”（如“硬了的软糕”）、“黑板”显然都是词，不是大于词的单位。因此我们觉得要判定某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必须从词的存在形式去全面考察；事物的特点是多方面的，要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决不能单从一点去看。

前面说过，词是词音和词义的结合物。从词音和词义的关系看，词的语音形式是词的外部形式，而意义是词的内容。词还有它的内部形式，这就是词的构成方式——用什么成分，怎样结合为一个词。这个问题，留在下边讨论。

词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词汇意义”，它反映了被它所标志的客观现实，在初级中学课本《汉语》中管它叫做“词的意义”；另一种叫做“语法意义”，在初级中学课本《汉语》中列为“词的特点”。例

① 参看王力《中国语法纲要》第22—23页，开明书店。

② 参看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第6—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6月。

如“盖”表示一种动作，“盖儿”表示一种东西，“吃饭”表示一种行为，“吃了饭”的“了”表示行为已经结束，“吃着饭”的“着”表示行为还在进行：“东西”“动作”“行为”“行为已经结束”“行为还在进行”等等意义，都是语法意义。

一般地说，词汇意义也就是概念；因为词所标明的并不是具体的个别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形象（观念），而是标明客观对象的常见的共同属性。正是这些常见的共同属性，使人们在头脑中能够把某些对象看作是同一类的东西，同时把它们跟另一些对象区别开来。例如“马”这个词并不止标明某一匹马在人脑中的形象，它可以标明各色各样的马。也就是说，“马”这个词所标明的是马的概念；因此，可以说“白马”、“黄马”，不可说“马白”、“马黄”，而必须说“这一匹马是白的”、“那匹马是黄的”。说“马白”、“马黄”就等于说“所有的马都是白的”、“所有的马都是黄的”。当然，“兽类”一词比“马”更概括，“动物”一词比“兽类”更概括，而“生物”一词又比“动物”更概括了：这是词义和概念的分类等级。也有一些词是标明具体的个别对象的，如“孔子”、“长城”、“天安门”等等。由此可见，词的词汇意义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那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词不是通过自己的语音外壳，也不是通过自己的语音外壳的书面符号，而是通过自己的词汇意义，即通过所标明的概念来表示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因此可以说，词和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概念用词以及词组来表现，

而词义正是概念在词里的表现。当然，前面说过，词和概念并不是一回事。某一个词虽有确切的词义，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对该词所联系的概念的理解有程度差异。例如物理学家对“电子”这个词所联系的概念的理解，其深度显然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

那么词为什么有词汇意义又有语法意义呢？我们知道，词还不等于语言，某种语言的词必须按照那种语言特有的语法规则组合为句子，才能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巩固起来，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比如，单说“天”这一个词，如果没有具体的言语环境，人们就无从了解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天冷极了。”这是用汉语的词按照汉语的语法规则组成的句子，因此才具有可理解的性质。由于词经常处于句子之中，词才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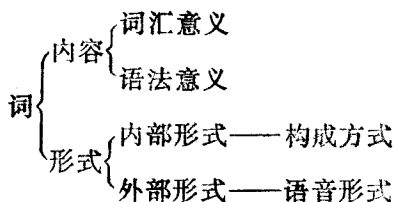
分别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是很有必要的。有些话说错，主要不是词汇意义用错，而是语法意义用错。例如：

- (1) 他的工作很模范。
- (2) 他的态度障碍了学习。
- (3) 你寄来的信，我已有收到了。
- (4) 他正写了信。

第一个例句中的“模范”用错了，“模范”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在这里不能直接作谓语，也不能接受副词“很”修饰。第二个例句是误将名词“障碍”用作动词，因而错误地用作谓语并附着表示行为完成的“了”上去。第三个例子误将动词“收到”用作名词，因而错

误地在可以直接作谓语的“收到”前面加了动词“有”。第四个例子“写了”表示行为动作已完成，而它的修饰成分副词“正”却是表示行为动作在进行中。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词的语法意义而产生的。

词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排列如下表：



最后附带说明：字典收列的条目当然是以汉字为单位的，而汉语词典所收列的条目，也并不都是“词”。语文词典的主要任务在于释疑解惑，是为了解决人们在阅读和写作时遇到的语文方面的问题而编纂的。因此，凡是需要释义的语言片段，都可以收录，不管它是词、还是比词小或比词大的单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它所收录的条目，主要当然是词，但是也收了一些具有构词能力而不能独立使用的单字（词素），以及一般的熟语和专名。如“踟蹰”的“踟”、“齧齧”的“齧”等单字；“驴唇不对马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熟语；“阿拉伯数字”、“标准大气压”等专名。以为语文词典作为条目收列的，一定都是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 词的语音形式

(一) 词的语音外壳

一切的词都有声音和意义。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词，而如果没有声音，意义也就无可依存。因此，词的语音形式，也就是词的语音外壳。从每一个词的语音外壳来说，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所包含的音素不许可拆开或颠倒。例如“要”(yào)这个词的语音外壳由三个音素组成：y-a-o，yào 是一个整体，说成 oāy，听起来就象另一个词“外”(wài)，说成 o-ya，听起来象是另一个词“乌鸦”(wuya)，说成 aoy 就根本不是词了；y-a-o 这三个音素结合在一起作为“要”这一个词的语音外壳也不容许减少或增加。同时，在汉语，声调是词的语音结构的成分之一，yào 作为“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是和“高降调”(去声)结合在一起的，它如果和“高平调”(阴平)、“高升调”(阳平)、“降升调”(上声)或其他调型相结合，就不是“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总的说来，只有把 yào 看为是一个整体，它才是“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

词的语音外壳和词义的关系不是内在的。这可